



傳世孤本

經典小說

終南一路

計，入了西方，

路是

年，山

無公

暗，愛

州人

時有

平頭

樓

走動的，也有豪伙的

上茶坊，登酒肆，不日

朋朋友，在

传世孤本经典小说

郑福田 王槐茂 主编



金城出版社

传世孤本经典小说

清·佚名 著

绿牡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牡丹/(清)佚名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00.5
(传世孤本经典小说)
ISBN 7-80084-289-4

I. 绿… II. 佚…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9436 号

绿牡丹

又名《宏碧缘》、《龙谭鲍骆奇书》、《四望亭全传》。

八卷六十四回。

不题撰人。

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芥子园藏板本，写刻，内封题“绣像绿牡丹全传”，右上为“玉茗堂批点”，左下为“芥子园藏板”，首“绣像绿牡丹续反唐传序”，署“道光辛卯重阳二如亭主人谨书”，“后叙”署“长洲爱莲居士漫题书于芥子园。”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

【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目
录

第 一 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9)
第 二 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16)
第 三 回	骆宏勋命余千硬夺把戏	(22)
第 四 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28)
第 五 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33)
第 六 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39)
第 七 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45)
第 八 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49)
第 九 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53)
第 十 回	骆夫人缚子跪门	(58)
第 十 一 回	骆宏勋扶柩回维扬	(63)
第 十 二 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68)
第 十 三 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73)
第 十 四 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78)
第 十 五 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84)
第 十 六 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90)
第 十 七 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96)
第 十 八 回	余千因逞胜履险登高	(101)



第 十 九 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105)
第 二 十 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109)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婚·····	(113)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119)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遭逢杰士·····	(125)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视才郎·····	(131)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136)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141)
第二十七回	鲍自安寻友三官殿·····	(146)
第二十八回	花振芳觅婿龙潭庄·····	(150)
第二十九回	骆宏勋私第救孀妇·····	(155)
第 三 十 回	濮天鹏法堂闹问官·····	(159)
第三十一回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164)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169)
第三十三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174)
第三十四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179)
第三十五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184)
第三十六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188)
第三十七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193)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198)
第三十九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203)
第 四 十 回	师徒下山报不平·····	(208)
第四十一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213)
第四十二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218)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开岭遇世弟·····	(222)
第四十四回	驾世赖歇店捉盟兄·····	(228)
第四十五回	军门府余千告状·····	(233)



传 世 孤 本

第四十六回	龙潭庄董超提人	(239)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243)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247)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迁北	(252)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257)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261)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千舍命救主人	(266)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270)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275)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联双妻妾	(280)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姑儿	(284)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289)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衷情	(293)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298)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303)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308)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312)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316)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320)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
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郊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
说甚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远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而疏良干，近小人而远君子，怀才之士不得展试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辈之流，行止听诏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今闻一件故事，亦是谗佞得意，权得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那朝那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我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高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名号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甚是聪明，多才多干，凡事到案前，不待思索，即能判断。他是上界雌龙降生，该有四十余年天下，纷纷扰乱大唐纲纪。只有一件不大长俊：淫心过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则夜不成寐。自高宗驾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通于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先不过日间暂为



消遣，后来情浓意挚，竟连夜留在宫中。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朝内文武官员，那个不知，那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无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颇晓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长成，母子之间难与相见。遂与张天佐等商议，竟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之职。朝中臣僚惟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怀恐惧。适因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用力，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子薛魁、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刚大元帅，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是腾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强，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老爷夫妇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聪明，膂力过人，老爷夫妇爱如珍宝，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千，父母双亡，亦随老爷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爷念他父母素昔勤劳，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爱惜他。那余千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抡枪弄棒，他就侧耳窃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往往倒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胳膊的余千”。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闲叫他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千食则同桌，寝则同床，虽分系主仆，情同骨肉。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外，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

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幸得



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请师教小主人念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剑顽刀，文章亦是太留心，各处访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相之恶，正过尉迟公几分，故此呼之“赛尉迟”。因他相貌异怪，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自眠，未免有些寂寞。正是：

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

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

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他有缘。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舍割，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手内赎出，接在家内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持家无事。不料他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每提起，说他极有机变，干事能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说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恩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

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

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

见人一笑不说话，只好财钱，善于取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



为耻。他入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喜欢。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都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从来说赌账神仙输，那个赢的？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账要还，家内又不便去借，出于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趁人静迹绝，每每藏在袖内，拿出变卖还人。任正千乃是财主，些须之物，那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的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账，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常拿惯了，胆便比从前大些。在客厅书房往来寻觅，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火铜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不免拿去，权卖便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火盆做甚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连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整，预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扭捏自己应用，任正千见他失虚，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无坏处，心中大起猜疑，即刻到客厅书房查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任大爷心急如火，那里容纳得住，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情相待，和事相托，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之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贺氏闻言，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但听他自作吃活，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说道：“他自



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

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老羞便成怒，心中说道：“我与你为郎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与人留个体面，怎的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恨道：“任正千、任正千呵，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达便了；倘有一日侥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言。

再表任大爷素仰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执贽受业。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宏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纯心习学，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曰姓胡名珽，字白商，惯使一枝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珽”，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这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千在旁伺候，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

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千衣不解带，进侍汤药。任大爷见先生病在危急，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曲尽孝弟之心。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



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三日之后，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孝，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自不必言。正是：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转少年。

倏尔之间，堪堪七终。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即日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是。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其奈路途遥远，非可朝发而夕至；就是起柩，未免仓卒慌速。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完备齐全，再择日期起柩，方无貽误失错之事，请母亲上裁。”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其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弟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于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那里话来！蒙师受业，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之心抱歉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楮，师母之前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志也，不必狐疑。”夫人、公子遂告辞迁家，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另外开一大门，好进老爷的灵柩——从前门走不便。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

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且说骆公子家中，将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台，亦令人往任大爷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已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全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垒塞，骆公子出入，与任大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

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又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家并无多人，止有太太、公子并余千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食则同桌，行则同伴，至晚安寝，亦是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三餐茶饭，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而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茂盛，士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抬盒，携酒带肴，络绎来此看桃花。任大爷值此春光明媚，不觉春情荡漾，吩咐家人置备酒肴，盒瓶盛往，遂请公子游玩；又吩咐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千，同往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